



啄木鳥文丛

惊险侦破小说选

群众出版社



惊 险

侦 破 小 说 选

啄木鸟文丛

惊险侦破小说选

李 迪 罗石贤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新华书店北京发行

内蒙古教育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 14.25印张 307千字

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10月包头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67·374 定价：2.46元

印数：000001—150,000册

目 录

夕峰古刹.....	钟 源(1)
海滨追踪.....	魏 威(75)
“沙洛夫”魔方.....	罗石贤(129)
刑警队长与杀人犯的内心独白.....	魏 人(204)
春梦十里牡丹桥.....	王岭群(254)
傍晚敲门的女人.....	李 迪(318)

夕 峰 古 刹

钟 源

香港某家周报，以惊人的措词宣扬了成龙领衔主演的影片《杀手铜》之后，报道了这样一条“大陆佳音”：

……为展示民族文化珍果，发展旅游事业，内地将于明年对外开放关闭多年的深山名刹：
夕峰寺……

—

北京：1980年7月5日。

拂晓。薄雾如纱，万绿滴翠，晨曦微现，露重风轻。

那辆披着满身山雾的212吉普车，转眼间将身后的山峦甩得无影无踪，拖着淡蓝色的烟雾，驶进宁静的市区。它几经转弯，拐进市公安局的大门，停在乳白色的办公大楼门前。

一位农民打扮的中年人，跳下车子，“砰”地关上车门，疾步登上石阶，走进大门。

昏暗静谧的楼道，只有几个房间，从磨砂玻璃的门窗里，

泻出淡淡的橘光。中年人习惯地抻了抻上衣的衣角，显得疲惫的脸上，顿时变得精神起来，跟着敲响了205室的房门。

几乎与此同时，沐浴在晨曦中的建国饭店，电动厅门一闪，走出一个衣着考究的长者。他虽已年近古稀，却精神矍铄，步履盈健，手提绛色皮革书箱，冲车里的司机一笑，钻进了停在门廊下弧形车道上的皇冠牌轿车。

“开车吧？”年轻司机很有礼貌地问。

“谢谢！”长者操着侨胞中少有的北京口音，向司机右上方，那块反光镜里的眼睛，点了点头，并顺手递过去一张雪白的名片：

东亚跨国电器第一公司董事长

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名誉教授

唐 纳

香港庄士顿道A座645—650号

电话：5—724425

司机将名片插在了风挡玻璃橡胶窗口的夹缝里。

市公安局205室。农民打扮的中年人，坐在沙发上，点着香烟。

局长刚刚放下电话，对中年人说：“唐纳先生已经动身了。华侨事务委员会希望我们保障这位港澳有名的慈善家的安全。使他此次返回故里捐建山村小学一事，圆满如愿。”

中年人哑然沉思。

“那边的情况怎么样？”局长问中年人。

那中年人就是市公安局刑警队长陈庭，他面带愠色地回答：“夕峰寺一带的封建迷信活动，声势很大，十分猖獗！前天夜里，又出现了那种发光的怪风。昨天，有近千人上山进

香。不少人杀死自家牲口，抬着牛头马面，到起风处祭祀所谓的鬼神！”

局长沉吟着在房间里来回踱步。突然，他停在陈庭面前：“你刚刚搞完那里的风桥别墅一案，正在休假，还是好好休息吧！让京西分局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。”

“不！”陈庭站了起来，“正因为我刚刚结束风桥案，对那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，正好继续深入夕峰，进行调查。”

“你觉得有什么可疑迹象吗？”

“现在还说不准，但我总觉得，这迷信活动决不只是靠耸人听闻的传说造成的，象是有人在挑唆。目前那里迷信活动的猖獗，已经危及了社会安定，给农牧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破坏，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呀！”

“你一个人去？”

“刚分来的严萍，我想让她借这个机会去锻炼一下。”

“不带石满啦？你们是老搭档了。”

陈庭将目光投向窗外：“他，已经在去往夕峰寺的路上了！”

局长满意地望着陈庭。

二

一辆皇冠牌轿车，在京西镇停了下来。唐纳邀司机一起，走进一家早点铺，简单地共进早餐后，重新奔上了回归故里的路程。

不知是这位巨富的慈善家重品家乡的风味小吃，使他余兴未尽，还是一出京西镇，车子便爬上了蜿蜒的山路，使他顿

觉眼前景物生辉；唐纳那布满细纹的脸，越来越舒展了。他从西装上衣口袋里，取出了镀金框架的太阳镜戴好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车窗外面的陡峰深壑。再有二十里，就是十八盘；过了珂垃谷，就是夕峰寺！

想到夕峰寺，他不再往下想了。甚至没有去想他久盼重归的祖居之地熊儿寨。是的，他对故里熊儿寨，并无多大怀旧之情。他真正的出生地是京东顺义县。只是到了不惑之年，他才返回这一带，在熊儿寨呆了七七四十九天。多快啊，转眼又过了三十三年了。每当他在遥远的香岛或奔走于南洋异土时，只要一看见晚生后辈，便会想起自己的青年时代，随之就想起那座象筑在他心中似的深山名刹！仿佛那掩映在环山中的古柏，隐约可见的红墙和时起时落的钟磬声声，比起那灯红酒绿的大千世界，对他更有无穷的引力。他多想到夕峰去啊！

可是现在还不行。他要干的事情太多了。必须先把在熊儿寨捐建山村小学的事情办好！

“唐先生，要下车方便方便吗？前边进香的人就多了。”司机把车速减了下来。

“不必，谢谢！”

这是行车几个小时，他与司机说的第三句话。奇怪的是，谈起进香，谁都没觉得奇怪。司机怎么知道有进香的？唐纳没想。唐纳听到进香人也不诧异，大概信佛进香在海外不以为怪吧？

“林先生怎么称呼？”唐纳突然对司机发生了兴趣。难怪。这辆车子他包用了，处好关系，他还可以把司机当成此行的助手。

“我叫林宝。”司机在反光镜里冲他笑了笑。

“好名字！林宝，宝林！乃潭吉渊禄之意，丰藏巨宝之寓。好，太好了！”唐纳很富联想，好象林宝的名字，给他重归故里带来了吉祥之兆。他浮想翩翩地取出香烟，递给了司机一支。

司机接过香烟，看了看牌子。好烟！“三得利”牌。他把烟夹在了耳朵上：“什么吉呀禄呀，财呀宝呀！干我们这行，兜一辈子风，落一身的病。花眼、寒腿、胃下垂，累心、缺觉、掉头发。路不少跑，钱不多挣。”

唐纳不禁一惊。这是他踏上大陆听到的第一句牢骚。这些话虽不涉及政事，但却颇怀不平。唐纳微微一笑，问：

“林先生每月能赚多少薪水？”

“四百七十二大毛！”

唐纳好象经过了思索才听明白。他呵呵地大笑起来。不知是这位年轻司机的坦露其怀感染了他，还是林宝的苦衷唤起了这位慈善家的恻隐之心，他竟脱口而出：“林先生有什么不宽之处，尽管直言！我们虽萍水相逢，但求成为忘年之好。”

林宝也笑了：“那倒不敢。不过，如果唐先生还有回国的机会，我希望您还坐我的车！”

唐纳听了这话，很有感触。自己已经六十有五。“还有回国的机会”几个字，象几下重锤，敲在他的心弦上。是啊，还有机会吗？风烛残年思故土，霜枝秋叶应归根。他呢……不过“还坐我的车”，倒有几分温暖。然而，凭着他在商界几十年的闯荡，对这几个字还有另外的理解：这无非是想讨点儿便宜。

何必呢——他想——如果此次回归故里夙愿以偿，他会
对这司矗立表寸心的。别的不用说，他所经营的东亚跨国电
器公司，哪种电器产品不讨人喜欢？电冰箱，电视机，收录
机，录象机……

想到此，他燃着了气体打火机，给林宝点烟。两个人在
点烟的瞬间，不约而同地会意一笑。真是两心相隔几多远，
一刹相通竟未知！看来，大陆与海外的人心沉浮，并不如想
象的那么悬殊。唐纳摘去太阳镜，往后一靠，闭上了深陷在
眼窝里的眼睛……

三

伏天的烈日，一射进坳垅谷，好象被层峦叠嶂滤去了热
能，只剩下了耀眼的光，使人一走进这润深林密的谷底，顿
时象换了个季节。

在紧贴山根儿的柏油公路上，缓缓地走着一个人。由于
是沿坡而上，他手里推着的自行车反而成了累赘。他索性解
开衣襟，摘去草帽，猫下身子，一颠一颠地向坡路上推着
子。当他走到路边那块大石头跟前时候，不走了。他把车
支在路边，坐在石头上，从口袋里摸出一条纸，又捏出一撮
烟叶，卷好烟，抽了起来。此人就是陈庭。

这时，从山下开来一辆130小型卡车。陈庭见路上没人，
一挥手，车停了。陈庭起身走了过去。

“队长，还有事吗？”司机旁边的位子上坐着一位二十
五、六岁的姑娘，她眨着两只敏锐的大眼睛，将头探出车
窗，问陈庭。

“前边不远就是夕峰寺了。记住，你现在是本地人、区文物处李处长的外甥女！夕峰寺管理处，有不少人都是李处长介绍去的，千万不要过于敏感，暴露了身分。”

“放心吧，队长！要搭一段车吗？”姑娘问。

“不，我自己走。”

车子开走了。陈庭重新坐回原地，观察着看不见尽头的深山幽谷。

啊，此境果然不虚为历代达官显贵所看中！环顾，四面皆是险崖如壁；仰望，山峰峥嵘，如刺如倾；细看，遍山林木，竟象刚淋过雨似的，葱茏茂密，浓郁欲滴，就连那各种树木的颜色，都与别处不同。奇松怪柏，绿中透蓝；国槐银杏，碧里浮霜；一株株离群偶现的椿树，又高又粗，在橄榄绿色的叶子中间，垂着一簇簇葱心儿色的椿莲儿。在林木覆盖不到的地方，又艾蒿丛生，盛草没膝，草中耸立着奇形怪状、如禽似兽的怪石。一入此地，蓦地使人觉得如沐清泉，如坠渊底，深信世间真有传说中描绘的那种神居仙境！

陈庭刚刚在这儿坐了一支烟的工夫，便觉精神轻爽、疲惫顿消。他扔掉烟蒂，陡地站了起来。望着这雄姿巍峨的圪塔谷，他暗暗下了决心：一定要把那起神鬼案查个水落石出！

这时，从马路的坡上走来一位步履蹒跚的老太太，左手拄着根树杈子，右手提着个陶罐子，弓着双膝，一步一步地向这边走着。陈庭马上迎了过去，接过老太太手里的陶罐，扶她坐在了石头上。

“大娘，歇会儿吧！”

“唉——，老了！腿脚不行了！”老人眯着双眼，打量

着陈庭。

“您这么大岁数了，还走远道儿？”

老人把脸凑过来，细声低语起来：“不敢不来呀！喝的涧溪水，吹着坷垃风，失礼有罪——！”

“山里出了什么事？”

老人垂着头，理了理纷乱的白发，没有正面回答陈庭的提问。“不该呀，不该呀！这夕峰寺修不得！鬼占神位，佛都不灵呀！城里刚一来了修建队，就起鬼风了！”

“什么鬼风？”陈庭故意装作不知，试探着打听下去。

老人心有余悸地向四处看了看，小声说：“大兄弟，你是外地人？”

“九龙山的。”

“你不知道。石塔底下又起鬼风了！老年间有过的事儿又来啦！一到三星正南，石塔底下鬼哭狼嚎，把人吓得头发根儿发炸！跟着就刮起大风，风里裹着牲口脑袋！知道吗？这是先兆！再修寺院，风里就要裹人头哩！”

“您见着过？”

“天哪！谁敢出门哟！光听那响声，就能把魂儿吓丢喽！”突然，老人耿耿于怀起来，“修寺也不怕，干啥偏用那个鬼和尚？他专会呼风唤雨！”

陈庭一怔：“您指的是寺里的那个姓崔的和尚？”

“不是他是谁？这种人不能用！当初搞斗争那年月，让他在熊儿寨养蜂、做饭、放牛，他再也不敢这样！不斗争就炸刺儿喽！”

老人说完，猛地象犯了什么罪过，慌忙把裸着青筋的双手伸进陶罐，捧起一些涧溪圣水，洗唇漱口，跟着斜了陈庭

一眼，拄起棍子，提着圣水走了。

陈庭望着老人的背影，马上意识到，自己所面临的首先是长期潜伏在群众头脑里的愚昧！这将是阻碍自己深入调查，去伪存真的主要障碍！可是，他不明白，为什么那么多的反映，都集中到夕峰寺的住持和尚崔九铭的身上呢？

陈庭此次进山，正是以九龙山蜂场养蜂员的身分，去拜这位擅长养蜂的老和尚为师的。想到这儿，他再也坐不住了，赶忙推起自行车，向坡上走去。

但是，刚一爬上坡顶，他就看见夕峰寺附近的山坡上香烟缭绕，人影簇簇！看样子，今天进香的人更多了。因为寺院正在封闭维修，人们只好分布四坡，遥遥叩拜。在靠近夕峰寺的马路上，人流熙攘，叫卖声声，简直变成了为进香服务的临时集市！

陈庭的脸色凝重起来。他倏地将眉梢一抖，闪着凌厉的目光，跳上车子，快速向下坡滑去。

四

夕峰寺，位于珂垃谷最里边的珂垃岭南山坡上。座北朝南，居高临下，在高大粗壮的千年古柏包围中，岸然地展开它那高高的石阶、宽阔的殿阁、斑驳的瓦络。

从它的身后往北三十里，便是更富传奇的妙峰山；南面是久负盛名的潭柘、戒台二寺；东临满清郡王载洵的墓室享殿，西有唐元两代建起的月泉双公宝塔。远远望去，真可谓庄严肃穆。

据佛书记载，夕峰寺建于明代，明太监陶熔，偶然从此

经过，惊睹此处四周环山，俨如屏障。并在北山坡上发现了古招提遗址，只是倒于灌莽之中的碑记剥落，无从考据。当陶熔转身想离去的时候，身后的石塔下，却顿起红风，热浪灼人！只吓得陶熔仓惶逃去。回宫以后，陶熔奏明皇上，获准筹金重修，并由明英宗亲自提笔，敕赐寺名：夕峰寺。

奇怪的是，南面的潭柘寺和戒台寺，建得更早，却坚固如磐，风雨无损；而这夕峰寺，几经重修，几番湮灭，总难以长存。不是被人扒去修房建舍，就是遭电火雷焚。就连农民在附近垒好的梯田石埂，也很难久立，不是被山洪冲垮，就是被山风刮塌。日久天长，人们更觉得，夕峰一带，鬼盛神衰，风水不好。但是，谁也没想到其实是因为这里正处于深谷风口。

然而，夕峰寺的法师崔九铭，对此地的风水却另有说法。他觉得，珂拉谷山清水秀，万木苍然，本是神居之地，佛浩之源；只因清朝末年，清德宗光绪载湉的六弟、宣统年间突劾内阁的海军大臣载洵死后，在此地建墓室、修享殿，才使郡王之魂引来八方怨鬼。从此夕峰寺总难安宁。崔九铭逢人便讲：“请看，若没有浮屠林里的两座月泉公塔，闹得还要凶哩！”

可是，当本地的老住户问他：“载洵是后来才埋在这儿的，可夕峰寺从古至今，就没旺过香火！这又怎么讲呢？”这位法师听了，先是眨眨眼，跟着张张嘴，但最后总是摇摇头，喃喃嗔道起来：“糊涂，糊涂！”

崔九铭是夕峰寺仅存的一个老僧。人们见了，都爱喊他“老崔”。他听见这种称呼，从不答应。佛居俗上，或叫我崔九铭，或称我为智本法师，哪来个“老崔？”真是俗不

可耐！他觉得，“老崔”是在熊儿寨叫响的，自己在那个鬼地方窝囊了大半辈子！所以，“老崔”在他心里成了熊儿寨的代名词。他恨熊儿寨，恨熊儿寨的那些人。

这是为什么呢？这要从崔九铭的坎坷说起了。

崔九铭，佛号智本，今年七十四岁。他是一九七七年，重回寺院的。现在，他不但是重修夕峰寺的顾问、本寺的住持，而且还被选为市佛教协会的理事。

他原本是个孤儿。一九一四年，他刚八岁，便因战乱失去双亲，被一个耍猴的艺人收留，当作招揽生意的活道具。后因无法忍受耍猴人的捉弄和鞭打，偷偷逃走，偶然间在一座破庙里，遇见了夕峰寺云游法师智先。智先问明他的身世和遭遇，大发慈悲，将他带回寺院，收为弟子。

不料，小小的崔九铭，不但静守佛心、苦读经文，而且习文弄武，聪明过人！二十岁领班护寺，三十岁受名法师，四十一岁时智先方丈圆寂，他便成了附近各寺最年轻的住持。

我们国家一直是尊重宗教信仰，保护寺院的。可是，不知为什么，偏偏崔九铭民愤很大。特别在熊儿寨，总有人揭发他侵吞庙产、护院伤人……而崔九铭偏又生就一张利口，不但嘴硬词强死不承认，还动不动就给人讲述经文。他终于成了政治运动的重点，阶级斗争的对象。这些年来，他几离寺院，用他的话说：“弃佛门而务凡俗”。但每次离开夕峰寺，都是被放到熊儿寨监督改造。他给熊儿寨扫过街、掏过粪，给小学校做过饭、敲过钟，给生产队养过蜂、放过牛……但无论干什么，他见了揭发诬告过他的人，从不低头服软，甚至还会从那双亮晶晶的小眼睛里，陡地露出一道厌恶的凶

光！所以，提起老崔，不但象提起济公活佛那样，有些惊人的传奇趣事，而且还会象想起济公的肮脏那样，想到他的又臭又硬。

现在他软了，硬不起来了。他老了。看他那个样子。虽说没病，却骨瘦如柴。细细的，高高的，驼着背，远远地看他，活象老寿星手里握着的那根拐杖。他有着一张面色油黑，却从不见一丝笑容的脸。在那两道长长的寿眉下边，顺着两个眼窝儿，放射状地向脸上布开极深的皱纹，好象支着两张蜘蛛网；而定在网心的那两只眼睛，还是那么灼灼逼人，甚至有几分凶恶。可是，它不轻易睁大，总是半眯着。即使是半眯着，也能使人感到，那里边藏着的是两个能烫人的小玩意儿！特别是他脸上的那种神态！静中有动，冷中有热。你看！尽管那交织在一起的皱纹，仿佛铜雕泥塑的一般，那双总是噤嚅着的薄唇，也好象松驰了的腱肌，但总能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。仿佛他一张嘴，就能吓你一跳！然而，他除了告诫人们不要小看那两座月泉公塔之外，决不多说一句。当他发现，自己的告诫已无效力时，便缄默无言，脸色也更冷了。

如果说，崔九铭的脸色冷得怕人，那么现在简直要冻冰了。他正独自一个人走出享殿。突然，他猛地停住脚步，回头一看没人。他快步推开夕峰寺的角门，钻了进去。

此时，正是夕阳西下。高耸的奇峰怪岭，把夕峰寺围在谷底，周围已是一片暮色。但仰脸看看天，天上却是云霞似火，光焰如焚，亮着哩！

崔九铭关上角门，仿佛如释重负地长叹了一口气。眼前这空荡荡、寂寥寥的夕峰寺院，才是他的天地。修缮寺院的

古建队职工，已经回享殿大院吃饭、休息去了。三层大殿，被横竖交错的脚手架包围着，使人看了显得十分纷乱不堪。他沿着殿侧甬道踱进，到大雄宝殿前，拾阶而上，走到殿台里侧后，停住了。伸手摸着重修寺院搭起来的脚手架，仰脸看着古建队老画工整修一新的廊花壁画，觉得心里象装进三两铅，浑唧唧，沉甸甸。

说心里话，他入空门一晃六十余载，盼的就是寺院重辉、佛光普照。可是，这天眼看就要来了，他也老了，而且周围总象有一双双邪恶的眼睛在盯着他！特别是今天下午，文物处的李处长，亲修书信，介绍一个九龙山的养蜂人，前来跟他学习养蜂！此人，到底是来烧香的，还是来拆庙的？突然，他把此人的到来，与这空荡的寺院、飘渺的香烟连在了一起。他那阴冷的脸上，皱纹急聚急舒，跟着发出几声冷笑——好吧，既来之则安之。神鬼有灵，红尘如海，该是见分晓的时候了。

想到这儿，他环顾沉暮，倾听着微风吹来，抖响着吊铃悬钟儿。他踏着叮咚作响的铃声，走进大殿，兀立佛前，合十入定，瞑目祈神，嘴里无声地祷告起经文来。

蓦地，他觉得殿外有脚步声：

“谁？！”他猛地回身一看，没人！怎么回事，难道是自己心虚胆寒吗？不，分明是有动静的！

他转身走出大殿，远远看见食堂管理员佟润川，正在收拾古建队替换下来的烂朽椽木。

“是法师呀，我把这些东西抱走，引火生灶。”佟润川抱着一抱椽木，冲崔九铭走来。

崔九铭看也没看他，垂头背手，向寺院南门走去。他想